

大都市郊区传统乡村民居类型及其保护与发展 ——基于“沪派江南”营造实践的研究

Types of Rural Dwellings in Metropolitan Suburbs and Their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A Study Based on Shanghai-style Jiangnan

杨 崛 陈 峰 刘 欢 YANG Jue, CHEN Feng, LIU Huan

摘 要 基于“沪派江南”营造实践,挖掘大都市郊区传统乡村民居类型及其特征。实地调查显示,上海开埠前已存有数千年的文化脉络和民居形式,具体包括“落库屋”“绞圈房”“宅沟院宅”和混合式宅院。“沪派江南”传统乡村民居因水而生,在“六域、八脉、十二意象”空间结构下,构成上海传统居住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时间、空间和社会结构的角度研究上述传统建筑体系,并深入挖掘其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及成因,以及特色建筑元素,进一步探讨活化和发展传统建筑的策略与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并实现文化传承。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Shanghai-style Jiangnan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metropolitan suburbs. Field surveys reveal that before Shanghai opened as a port, there existed cultural heritage and residential form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cluding "Luoshe House", "Jiaoquan House", "Ditch-surrounded Courtyard House", and mixed courtyard houses. Shanghai-style residential buildings were born by water, and under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Six Regions, Eight Veins, and Twelve Imageries", they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Shanghai's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 By studying the abov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ime, space, and social structure, and deeply exploring their historical values, cultural connotations, causes, and distinctive architectural elements,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strategies and paths for revitalizing and developing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iming to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e cultural inheritance.

关 键 词 大都市郊区;传统民居;建筑元素;“沪派江南”

Key words suburb of metropolis; traditional dwellings; architectural elements; "Shanghai-style Jiangnan"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5) 04-0009-08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 supr. 20250402

作者简介

杨 崛

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382879357@qq.com

陈 峰

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刘 欢

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0 引言

伴随“三江入海”到“一江一河”的地理格局变迁,勤劳的上海先民耕耘稼作、治水营田,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依水而生、人水共荣、特征明显、丰富多元的江南水乡印迹,创造了独具特色、底蕴深厚的江南水乡文化^[1]。上

海作为江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城市,其乡土建筑深受中原文化的长期浸润,同时又融合了长江流域的商业文化、国际通商口岸的舶来文化,以及江南水乡的灵秀韵味。自开埠以来,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深刻影响了上海传统乡土建筑的文化特性,从而形成了独特而复杂的建

筑风貌。近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上海传统乡村建筑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如因年代久远、缺乏维护而衰败,传统村落整体格局逐渐瓦解,蕴含其中的文化底蕴面临流失风险等。

梳理近年来学术界对上海传统乡村民居建筑的研究:《上海乡村传统建筑元素》^[2]、《上海乡村空间历史图记》^[3]、《沪派江南营造系列丛书》《浦东传统民居研究》^[4],上述专著对上海乡村民居领域相关研究和实务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基于以上文献梳理及对上海乡村的深入实地调研,本文对典型的传统民居进行考察、记录、测绘等,旨在全面、系统地梳理大都市的乡村肌理和“沪派江南”视角下上海传统乡村建筑的特色,深入探究其形成的文化、历史、社会等多方面成因,探究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演变规律及文化价值。一方面,有助于挖掘和传承上海地区的本土文化,保护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探索其保护与发展的路径。这是对建筑遗产的抢救性留存,更是对地域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另一方面,能为现代乡村建设提供丰富的灵感源泉,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平衡保护的原真性与发展的适应性,让传统民居在当代生活中延续生命力,推动上海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1 上海传统乡村民居成因

上海作为江南文化的重要载体,其特色村落民居的形成深刻植根于长三角独特的空间地理格局与江南传统建筑体系。这些民居形式既延续了江南建筑的共性特征,又因上海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模式与社会结构形成了鲜明个性,成为地域文化与生存智慧的物质结晶。

1.1 空间地理格局对上海特色民居的奠基作用

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冲积平原,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为乡村民居的形成提供了天然基底。水文环境决定性地影响并形成了上海境

内河网密布的格局,黄浦江、苏州河及众多支流构成“水陆并行”的交通网络,且地势低平,平均海拔仅4 m,易受汛期洪水与台风影响。这种水文特征直接导致了民居的防潮需求。同时,水运的便利性使建筑材料以当地物产为主,部分构件甚至直接利用河道运输的原木加工,降低建造成本。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土壤以粉砂质黏土为主,承载力较弱,限制了高层建筑的发展。乡村民居多采用“一层为主、局部二层”的格局,底层作为生活空间,二层仅用于储物,且通过“四水归堂”的天井结构分散建筑荷载,避免地基沉降。此外,平原地区缺乏石材,乡村民居转而发展砖木混合结构:乡村民居的墙体以砖为框、以土坯或碎砖填充,屋顶覆盖小青瓦,坡度较陡(30—45°)以适应多雨气候。

1.2 江南建筑体系中的上海民居特征

上海乡村民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江南“聚族而居”传统与上海“工商并重”特质结合的产物,既延续区域共性,又展现本地创新。在空间布局上,与苏浙民居存在共性传承。两者均遵循“中轴线对称”原则,符合江南“尊卑有序”的伦理观念;上海乡村民居规模更紧凑,适应上海土地资源紧张的特点。

在装饰艺术上,既延续江南“精雕细琢”的风格又有本地的适应性创新。与苏州园林式民居的“雅趣”、绍兴台门的“庄重”相比,上海民居更突出“实用性”,将生活与生产空间压缩整合,土地利用率比苏浙民居略高。此外,移民文化的影响使建筑呈现“多元融合”特征,体现上海“兼容并蓄、务实求变”的地域性格。

1.3 社会经济因素对民居形态的推动

(1) 宗族制度与商业发展的双重驱动。明清时期,上海既是农业产区,又是海运枢纽,形成“耕商结合”的社会结构。绞圈房的封闭式院落适合宗族聚居,正厅悬挂族谱与匾额,强化宗族认同;而落库屋的“分散式布局”则适应商人家庭的独立性需求,既保持邻里联系,又保障商业活动的私密性。随着上海开埠

(1843年)后近代工商业兴起,部分绞圈房演变为“里弄化”改造的住宅,体现传统民居向近代住宅的转型。

(2) 防御需求与生活智慧的结合。上海地处江海交汇,历史上屡遭倭寇与海盗侵扰,民居因此发展出防御功能:绞圈房的外围墙体高达3—4 m,仅在主要通道设置大门,且门轴暗藏机关,可从内部锁死,这种“隐而不露”的防御设计,既区别于北方堡寨的显性防御,又符合江南“内敛务实”的文化特质。同时,为应对潮湿气候,民居在细节上精益求精:落库屋的地面铺设“金砖”,经桐油浸泡后防水耐磨;绞圈房的梁柱底部设置石质柱础,高度约50 cm,既隔绝地面潮气,又防止虫蛀。这些技术细节凝聚了长期适应环境的生活智慧。

1.4 地理约束与文化融合的物质呈现

上海乡村民居的形成是上海地区自然环境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水文与地形决定了建筑的基本形态,江南文化提供了设计范式,而本地的经济结构与社会需求则赋予其独特个性。从空间地理角度看,它们是冲积平原上“趋利避害”的生存策略;从建筑史角度看,它们是江南民居体系中“因地制宜”的创新分支。

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上海乡村的传统风貌民居已越来越少,但这些建筑所承载的“与自然共生”“功能优先”的理念,仍为当代乡村建设提供着重要启示——地域建筑的生命力永远植根于对环境的深刻理解与对生活的真诚回应。

2 “沪派江南”传统乡村民居类型——沪派民居类型

“沪派江南”视角下的上海传统乡村建筑,可称为沪派民居。它宛如一部生动的史书,镌刻着上海从水乡泽国迈向国际大都市的历史足迹,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史记忆。“沪派江南”与“沪派江南”传统乡村民居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沪派江南”为

“沪派江南”传统乡村民居提供文化背景和空间环境,“沪派江南”传统乡村民居是“沪派江南”的重要物质载体和文化符号,“沪派江南”传统乡村民居的发展推动了“沪派江南”的演变和创新。

“沪派江南”传统乡村民居在上海郊野乡村空间里的主要类型有落库屋、绞圈房、宅沟院宅、混合式院宅等。在“湖沼荡田”地貌区域,落库屋依水而建,呈现“水陆并行,人家尽枕河”的格局。在新成陆的浦东地区灶港盐田,形成了生产生活相结合的外形似斗、四面绞合而成的绞圈房。在“河口沙岛”地区,“四汀宅沟”式的宅沟院宅因需求而形成。本文从其分布格局、历史脉络、形态特征、经济关联、环境互动等多要素进行研究和对比,展现沪派民居的丰富性与独特性。

2.1 落库屋

落库屋是湖沼荡田区域最有特色的一种



图1 1966年青浦区金泽镇青西地区的落库屋和落库屋合院
Fig.1 Luoshe Houses and Luoshe Courtyard Houses in Qingxi Area, Jinze Town, Qingpu District in 1966
资料来源:上海市测绘院。



图2 2025年青浦区金泽镇落库屋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of Luoshe Houses in Jinze Town, Qingpu District in 2025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住宅形式,可看作上海乡村农舍的经典缩影^[5]。落库屋是松江、青浦、金山、奉贤,以及浙江北部地区的旧式农民住宅。1966年的航拍影像显示,青浦金泽地区密布落库屋及其院落。因为沿海地区夏季多暴雨、台风,乡民以草结庐,屋顶参照庑殿顶做成流线型,减小阻力以抗强风,有利于屋顶雨水顺势流下,并且四向落水,称为“落舍”,《康熙字典》将“库”解释为房屋或者住所,与“舍”字相通,“落库屋”“落舍屋”或“落舍房”的名字由此而来(见图1-图2)。

落库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庑殿顶式的大屋顶,正脊弯曲,两端起翘,如大鹏展翅。四坡落库式虽然压缩了次间的净高空间,但适应了浦南片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屋顶微凹形曲面让整个建筑的线条优美柔和,还可减小风的阻力,减少风吹后的雨水倒流,从而保护檐下的椽子、檐柱及外墙。屋顶凹形曲面也使得屋面获得张力,相当于现代钢筋混凝土中的预应力,让整个屋架刚度更强,增强建筑的抗风能力。

关于落库屋屋面形式的成因解释,黄一如等^[6]认为经济为首要原因,与嘉兴府周边百姓合理避税有关,建造房子按照正脊开间数收税,正脊开间数量越少,所缴纳税负越低;也有学者认为南宋遗民见过很多庑殿顶建筑,按其形制创造;还有专家认为该形态是石库门住宅的原型,可照顾到所有房间均有采光通风和日照(见图3-图4)。

落库屋并非孤立存在,也有丰富的空间组合形式,除常见的南北方向组合而成的江南合院外,例如东天村老宅、大莲湖老宅等,还有

结合土地情况东西方向延展的空间组合形式,例如三塘村塘北91号老宅,西侧组合了三合院,向东继续延伸。

上海乡土民居的装饰主要体现在山墙样式、小木构件的装修雕刻上^[7],落库屋的建筑细节特征比较简洁,合院式落库屋中间一般为砖铺地的精致庭心。家境殷实的人家会在前埭前头屋之后建仪门。仪门另一侧有门当相匹配,其外部有一定的石刻花纹、人物等。铺地通常以灰砖铺地为主,有席纹、回字纹等,极少富户能用得起石板庭心铺地。落库屋室内的装饰极少,其梁下托木(机头)上或多或少有雕刻,普通的一般刻有“箭头”等形状,考究的则刻有“卷草”“花卉”等。少数落库屋在门槛上有一定的雕刻,有“铜钱”“如意”“卷草”“花卉”等,极少数落库屋门槛上刻有吉祥话,表现出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见图5)。

2.2 绞圈房

“绞圈房”是上海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形式,指的是较为宽大的四合院,其正屋、厢房、门房等建筑物首尾相连形成回字形,“绞”即当地对该种屋面结构做法的称呼,“绞圈”即将屋面形成一个圈。上海地区现存绞圈房最多的区域为浦东,在宝山、嘉定、青浦北等冈身以西“低乡”地区有部分留存,在闵行和奉贤也有少量遗存(见图6)。

绞圈房既有江南宅院围屋的外形特点,又有滨海乡土建筑的风格特色。在上海方言中,将“排”称为“埭”、将“天井”称为“庭心”,前埭、后埭和两厢围合形成以庭心为中心的四合院,构成绞圈房建筑中的核心部分,当



图3 青浦区金泽镇三塘村塘联84号落库屋、塘北91号落库屋
Fig.3 Luoshe Houses at Tanglian No.84 and Tangbei No.91, Santang Village, Jinze Town, Qingpu District
资料来源:魏闽、孙亚先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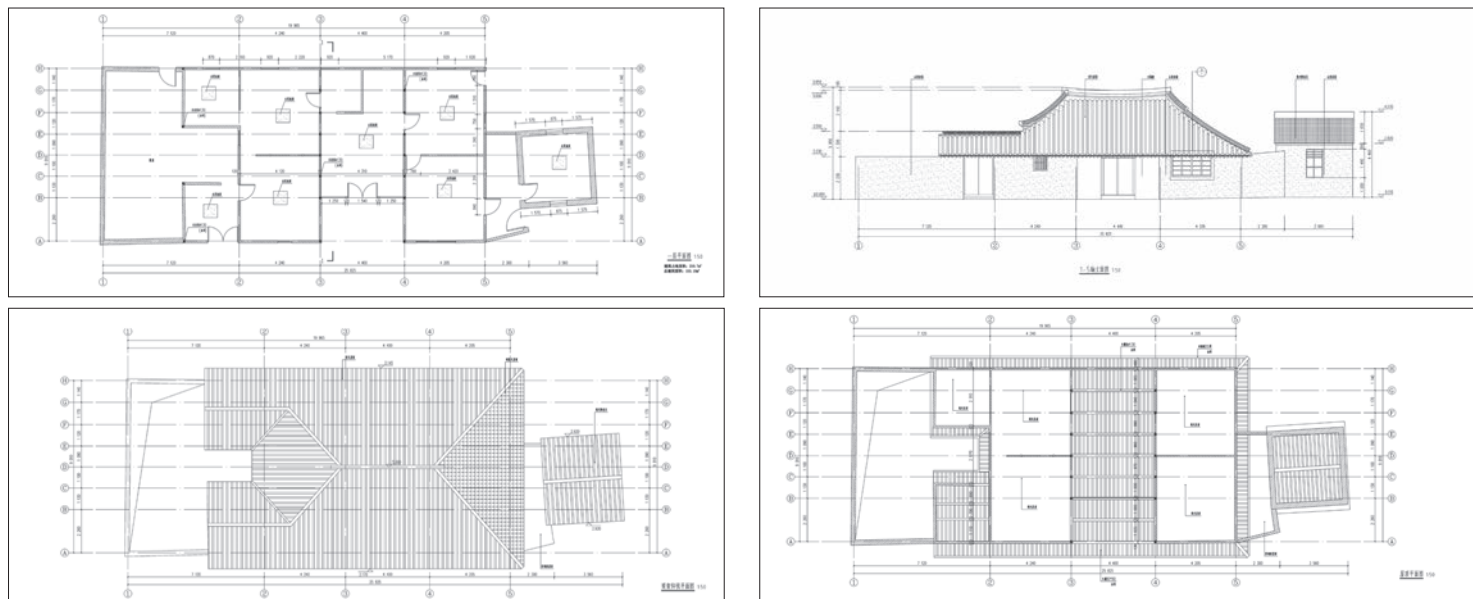


图4 青浦区金泽镇三塘村塘北91号落库屋测绘图
Fig.4 Survey map of Luoshe House at Tangbei No.91, Santang Village, Jinze Town, Qingpu District

资料来源:刘泽坤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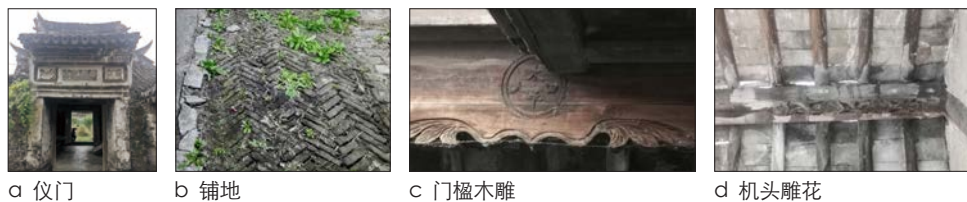


图5 落库屋细部构造
Fig.5 Detailed structure of Luoshe House

资料来源:“访古散记”公众号,上海西南部及周边的农村古建筑选介开篇。



图6 浦东新区绞圈房分布梳理
Fig.6 Distribution of Jiaoquan Houses in Pudong New Area
资料来源: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海乡村聚落风貌调查纪实上海卷》。

地人称之为“主屋”^[9],而庭心是绞圈房的精华^[9]。对于典型的“一绞圈”民居来说,通常是屋顶呈45°“绞圈”的矩形合院,结构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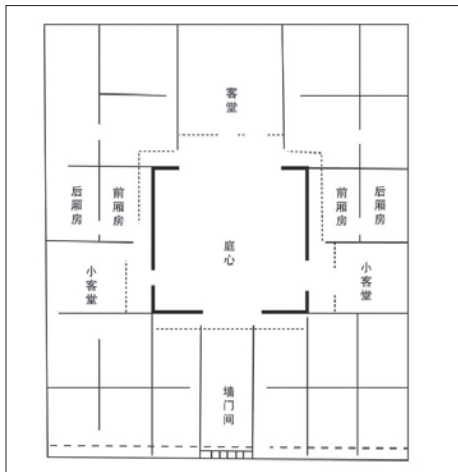


图7 一绞圈平面布局示意图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Yijiaoquan layout
资料来源:曹永康.《浦东传统民居研究》。

装饰简朴,一般为五开间、四厢房。头埭中间为“墙门间”,次间、落叶间(梢间)皆可住人;二埭正中为正厅次间、落叶间,皆为生活用房;两

埭之间为庭心,其通常的长宽比为1:1,适合生活起居;两侧东西厢房各有两间,有的还设东、西小客堂;通常在厢房和正堂的转角处设灶间、库房。当然,也有三开间二厢房的小型绞圈房;庭心只有一开间的宽度。当多于一个绞圈时,绞圈房子可以南北组合或东西相拼,可根据基地的形状来建造(见图7-图8)。

绞圈房的产生也有其经济因素。明末清初,冈身以东经常遭遇水患,荒田无数。朝廷发布政策使颓废的盐田和荒田被重新耕作,大户、地主,还有成帮结队的百姓到浦东等地广人稀的区域耕作。为了应对水患、匪患、台风,及耕种收割时候的帮工居住等问题,产生了居住与生产相结合的绞圈房居住形式。

浦东新区周浦镇棋杆村顾家宅是典型的绞圈房。于清代道光十年(1830年)起造,历时十几年方告完工。顾家宅屋连屋,脊连脊,前有门埭屋或围墙,中有天井,符合藏风聚气的布局要求。有正后埭5间,前埭5间,东西厢房各2间。前埭与厢房之间有过弄,可供宅内人通行。东西再有包蔽后舍各7间,包蔽屋与正屋之间各有南北长弄,长弄两端都装有木门^[10]。老宅为木结构,外墙面为砖墙外粉石灰,朝外的立面上以竹篾护壁(见图9)。



图8 浦东新区张江镇中心村艾氏民宅、合庆镇跃进村陶家宅
Fig.8 Ai House in Zhongxin Village, Zhangjiang Town, Pudong New Area and Tao House in Yuejin Village, Heqing Town, Pudong New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9 浦东新区周浦镇棋杆村顾家宅
Fig.9 Gu House in Qigan Village, Zhoupu Town, Pudong New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表1 绞圈房细部特征一览表

Tab.1 Detailed structures of Jiaoquan House

细部	特征	功能或成因	图示
屋顶(及朝向)	四面双坡绞接,前后埭大部分为歇山顶,北高南低	临江近海,春夏多东南风,秋冬多西北风。不以正南方向定位,而是偏东南 15°左右	
铺地	农村常以灰砖铺地为主,席纹、九宫格为主,也有地插花与花岗石板铺地	园林或民居中的道路、庭院等地面装饰	
屋面小青瓦	瓦当雕刻凤戏牡丹、圆寿等图案	密度较高的墙体青砖,青色主水,五行中代表防火作用	
榫卯结构	全木榫卯衔接,檐牙高筑,勾心斗角	抗风、抗震性能极佳	
竹篱护壁	外墙以竹枪篱为主	防盗	
仪门(墙门头)	常开在天井里,房内方便观察人员进出	等级依次为牌科仪门、锦衣架仪门、镜框仪门及简化仪门	
梁枋	上枋简单装饰;中枋中间置字碑,多为名人题写;下枋通常设各类装饰	字碑两侧为兜肚、各类捏作、砖雕戏曲等故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浦东新区新场镇坦东村北翁家宅也是典型的绞圈房,相传为翁同龢族人建造。建于清代,屋连屋,脊连脊,前有门埭屋或围墙,中有天井。原为口字型,现西侧被拆除(见图10,表1)。

2.3 宅沟院宅

在常受水患、倭寇侵扰的崇明岛,先民就地取土垫高宅基,挖掘出的宅沟既作防洪屏障,又与雨水循环共生,形成兼具防患与经济价值的生态系统。许多崇明地区的院落大宅以四周环绕的宅沟为边界,构成“沟—堤—宅—

田—塘”的沙洲民居空间形态,形成当时最为典型的“宅沟院宅”民居形式。

崇明典型的宅沟大院为“三埭两场心四厅头宅沟式民居”。其中:三埭房屋前埭常为倒座,用于收纳杂物;二埭坐北朝南,中间为厅,两侧通常用作书房,旁侧厢屋则主要充作杂房和帮佣的房间;前埭与中间的场心称外场心;三埭(后埭)为内宅,乃宅主及家眷居住之所,二埭与三埭间的院落为内场心。

位于崇明港沿镇鲁东村的朱家老宅是典型的“三汀头宅沟”类建筑。采用回字形整体布局,前侧门房简约朴素,后侧主屋脊

饰为龙形脊兽,用穿斗式结构设计,是灰瓦白墙的典型江南民居风格,建筑保护完好(见图11)。

“宅沟院宅”的本质是一个以环形护宅河为界,通过桥连接外界,集居住、防御和生产于一体的综合性乡土聚落单元。其最重要的建筑元素并非单体建筑的精致程度,而在于整体性的水系工程(宅沟、汀桥)与防御性空间布局(宅基、围墙/竹篱)的紧密结合。它是理解上海崇明原住居民生存策略和聚落起源的关键标本(见图12)。

2.4 混合式宅院

在上海交通方便的村镇,水陆码头周边,受各种文化、匠作流派的影响,出现风格杂糅的混合式民居,尤其是在古镇周边。例如青浦金泽镇莲湖村并排的3座老宅,从宅前水码头经淀山湖到周边县镇距离非常近,从1955年、1970年影像图看,3栋住宅及其周边都是合院式住宅,由于建造年代等原因,出现了落舍屋围合宅院、硬山围合院落绞合而交,又出现了前埭和卷棚结合的混合结构、四坡变形的前埭,但都改变不了独有的上海基因,绞圈而建、垂直的观音兜,四落舍的形制等。

浦东川沙大洪村出现了水平展开的庭院,并排3座石库门(仪门)朝向外,生产、生活、仪门3种功能分开出入口,内设苏式卷棚连廊的形式;嘉定工业区娄东村周边出现了硬山、单坡,还有悬山预留衔接等多种院落组合,具有兼收并蓄的精神(见图13-图14)。

近代以来,因航运商贸经济发展,浦东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部分传统建筑在江南水乡民居风格的基础上兼容并蓄,杂糅西方建筑元素,呈现出中西合璧的风格。例如,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位于浦东新区高桥镇的特

色老建筑“仰贤堂”,是典型的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其从正面看似中式宅院,从背面隔河观望又具有西式别墅的风格。浦东川沙老街、新场古镇等也有诸多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

航头刘氏宅也属于典型的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它位于浦东新区航头镇沪南公路36号。该宅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曾用于学校、政府办公场所等。建筑呈南北向狭长式布局,由主楼、南侧沿街房、东侧附房及庭院组成,整体建筑呈现出典型的上海独立式“花园住宅”特征。其设计是基于当时社会背景与人们生活水平而形成的,充分考虑了上海本土文化,体现出浓厚的地域色彩和“海派”人文气息。

刘氏宅主楼南立面一层明间正中为双开门入口,外立面为混合砂浆内掺少量纸筋,东次间南立面被东侧附房遮挡,西次间为清水青砖砌筑。二层明间为4扇通往露台的落地长窗,露台栏杆为西式几何形混凝土制,东次间立面为黄砂水泥抹灰,西次间为中式传统清水青砖砌筑。南立面除东南隅外,其余转角处均有砖砌西式仿转角石装饰(见图15,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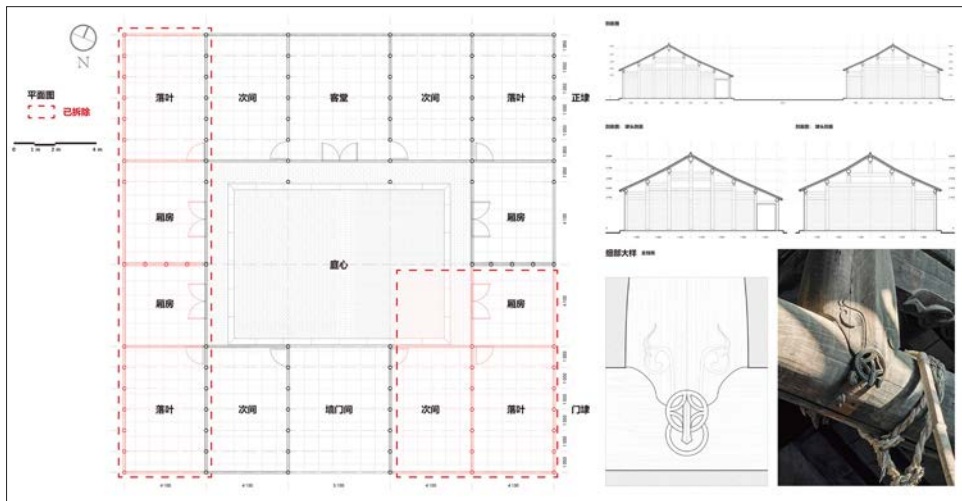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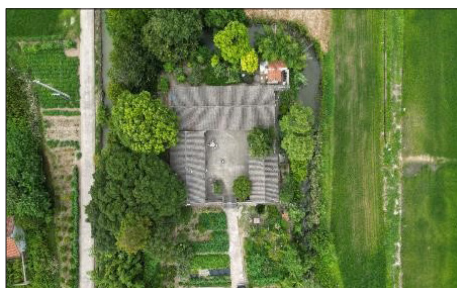
图10 浦东新区新场镇坦东村北翁家宅测绘及部分复原图

Fig.10 Survey and partial restoration drawings of Beiwen House, Tandong Village, Xinchang Town, Pudong New Area
资料来源:刘泽坤绘制。

3 “沪派江南”传统乡村民居保护与发展建议

“沪派江南”传统乡村民居大多存在百年以上,往往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因产权人多,部分为文保单位,修缮费缺乏且产权人难以按需修缮,面临拆迁、村民修缮技术资金不足、零星散落难成片保护,以及缺乏政策支持等问题。

在这些民居中,周浦镇棋杆村顾氏老宅得到了完善的保存和修缮,棋杆村出版了“老宅文化”丛书,呈现各路专家、业余爱好者和



a 三汀头宅沟:崇明港沿镇鲁东村朱家老宅



b 四汀头宅沟:崇明港沿镇齐力村沈银才故居

图11 典型宅沟院宅

Fig.11 Typical Ditch-surrounded Courtyard House

资料来源: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海乡村聚落风貌调查纪实上海卷》。



图12 宅沟院宅

Fig.12 Ditch-surrounded Courtyard House

资料来源:上海市历史建筑保护事务中心郁异人绘制。



a 青浦区金泽镇莲湖村卜宅

图13 混合式宅院

Fig.13 Mixed courtyard house



b 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大洪村吴家宅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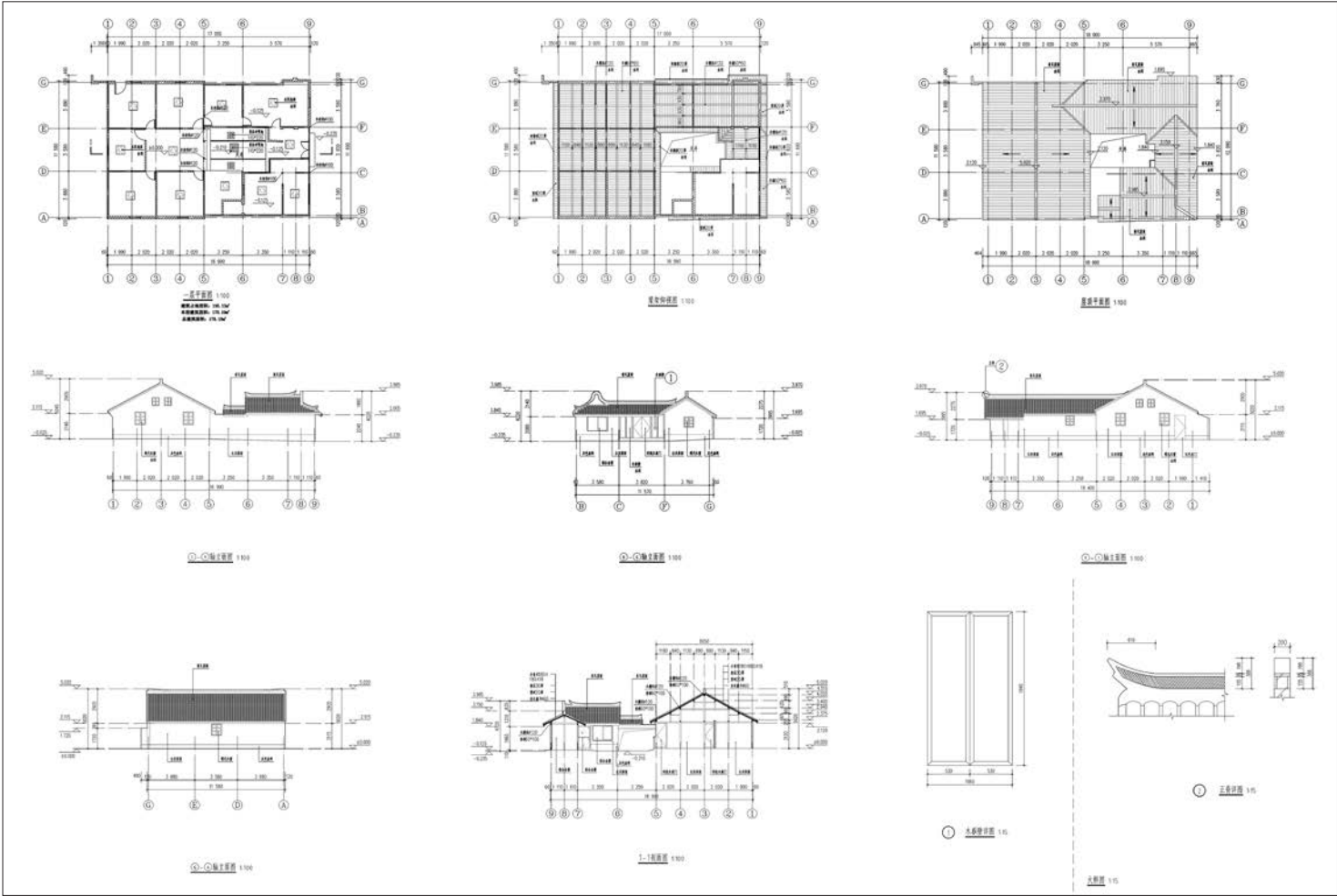


图14 青浦区金泽镇莲湖村卜宅测绘图
Fig.14 Survey map of Bu Zhai, Lianhu Village, Jinze Town, Qingpu District

资料来源:刘泽坤绘制。



图15 航头刘氏宅
Fig.15 Liu House in Hangtou Town, Pudong New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游客的介绍游记等,使人们对顾氏老宅的建筑、人文和历史价值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修缮后,房屋内外整洁干净,张灯结彩似乎平添了几分人气,除堂屋、主题公益展厅外,还有研学、传统教育、非遗手作、陈列室、工作室等活

表2 “沪派江南”传统乡村民居4种类型建筑对比表
Tab.2 Comparison of four types of Shanghai-style rural dwellings

名称	落厍屋	绞圈房	宅沟院宅	混合式宅院
形制	单埭、一正两厢和两正两厢	两埭两厢一庭心、三埭两厢两庭心等,部分周边有拦脚屋	三埭两场心、两埭两厢一庭心、一正两厢	不拘于形制
结构	穿斗式结构为主,边间辅助抬梁	穿斗式结构、抬梁式结构(厅堂、祠堂)	穿斗式结构为主	木结构、砖木结构
屋面	四坡类似庑殿顶	屋面绞圈,歇山顶为主	前后埭歇山,厢房硬山	多种形式
屋脊	甘蔗脊、哺鸡脊为主	甘蔗脊、雌毛脊、纹头脊	甘蔗脊、雌毛脊为主	多种形式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动场所,以及顾敬心故居、中医传人顾梦生老先生的纪念室等展馆。东包蔽屋中设有赵锁平工作室,布置了红色革命故事画展,展现了50多幅党史油画作品,其中包括几幅周浦题材,寓意红色基因赋能乡村振兴。

“沪派江南”传统乡村民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为保护和传承再利用这些民居建

筑,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 (1) 创新活化利用模式。探索多元化的活化利用路径,如将老港镇成日村百年老宅改造成便民客堂、老屋会客厅,将惠南镇桥北村百年老宅改造成安茶野食私房菜馆。这种活化再利用既保护了建筑本体,又激活了文化价值。
- (2) 创新技术应用。运用BIM、无人机测

绘等构建沪派民居数字孪生数据库,建立沪派民居三维数字档案;推广智能监测系统,安装温湿度、裂缝监测等设备,实时预警安全隐患;借助VR/AR技术开发虚拟游览、历史场景复原等沉浸式文旅产品,实现科技赋能保护与文化传播。

(3) 完善技术支撑体系。建议构建沪派民居营造技艺数据库,编制《沪派民居修缮技术导则》及标准化施工图集;认证传统工匠并建立技艺传承人培养机制。

(4) 保护机制创新。建立“政府主导—产权人参与—社会资本合作”的三方协作模式,设立专项保护基金,政府按比例匹配产权人修缮资金;推行“修缮补贴+使用权置换”政策,对无力修缮的产权人提供补偿性安置方案;试点“建筑遗产银行”制度,对濒危民居实施抢救性收购和托管。

(5) 引入负面清单。建议引入建筑改造类、业态引入类、环境破坏类、文化损害类等“负面清单”,精准规范开发行为,为沪派民居保护与发展提供约束。如川沙北市街传统民居保护修缮过程中,明确部分改造手段及功能禁止在街道出现,确保本地居民生活与本土文化传承。

4 结语

从传统水乡到国际化大都市,乡村见证了上海嬗变的历程。当人们的目光多聚焦于上海开埠后受国际建筑思潮影响形成的石库门等标志性建筑时,繁华都市之外的乡村板块“落库屋”“绞圈房”“宅沟院宅”和混合式宅院等历史悠久的传统乡村民居建筑默默地见证着“沪派江南”的风貌传承。它们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瑰宝,更是海派文化的根基、连接城乡的情感纽带,以及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然而,散布在上海乡村各地的传统建筑目前正面临自然损坏、人为破坏和保护资金短缺等诸多困境,亟待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和传承。通过保护和合理利用传统乡村建筑,不仅传承了历史文化,也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促进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海乡村聚落风貌调查纪实上海卷[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4.
Shanghai Municipal Bureau of Plann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Documentary survey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scapes in Shanghai: Shanghai volume[M]. Shanghai: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24.

[2]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海乡村传统建筑元素[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9.
Shanghai Municipal Bureau of Plann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elements of Shanghai rural areas[M]. Shanghai: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2019.

[3]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海乡村空间历史图记[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9.
Shanghai Municipal Bureau of Plann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Historical records of Shanghai rural spaces[M]. Shanghai: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9.

[4] 曹永康. 浦东传统民居研究[M]. 上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CAO Yongkang. Study on traditional folk dwellings in Pudong[M]. Shanghai: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9.

[5]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同济大学. 乡村设计: 理论探索与上海实践[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1.
Shanghai Municipal Bureau of Plann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Tongji University. Rural desig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n Shanghai[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21.

[6] 黄一如, 潘文仙. 江浙沪地区四落钱民居屋顶形式发源初探[J]. 中国建筑装饰装修, 2023 (11): 112-114.
HUANG Yiru, PAN Wenxia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origin of the roof form of the four tiered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the Jiangsu Zhejiang Shanghai region[J]. China Building Decoration and Renovation, 2023(11): 112-114.

[7] 黄数敏, 谢岫, 孙恒瑜. 冈身、水系与上海乡土民居[J]. 建筑遗产, 2020 (2): 27-41.
HUANG Shumin, XIE Shen, SUN Hengyu. Geographical Gang Shen, river system and vernacular houses in Shanghai[J]. Architectural Heritage, 2020(2): 27-41.

[8] 张辰来. 上海浦东绞圈房建筑特色探究——以纯新村南王家宅为例[J]. 中国建筑装饰装修, 2024 (23): 137-140.
ZHANG Chenlai. Explora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Enclosed Courtyard Houses in Pudong, Shanghai—taking Nanwangjiazhai in Chunxin Village as an example[J]. China Building Decoration, 2024(23): 137-140.

[9] 王海松, 邹严, 宾慧中. 庭心与绞圈房子——一种具有朴素生态理念的江南民居[J]. 装饰, 2017 (3): 28-31.

WANG Haisong, ZOU Yan, BIN Huizhong. Dingxin & Gaoquan House: a kind of eco-house in Jiangnan regions[J]. Decoration, 2017(3): 28-31.

[10]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海乡村聚落风貌调查纪实浦东卷[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4: 119.
Shanghai Municipal Bureau of Plann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Documentary survey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scapes in Shanghai: Pudong volume[M]. Shanghai: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24: 119.